“眉壽”之“眉”的音義辨析[[1]](#endnote-1)\*

張富海

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

“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”協同攻關創新平臺

傳世先秦文獻《詩經》和《儀禮》中多次出現“眉壽”一詞，爲方便討論，下面先列出所有的辭例：《詩·豳風·七月》：“爲此春酒，以介眉壽。”《小雅·南山有臺》：“樂只君子，遐不眉壽。”《周頌·雝》：“綏我眉壽，介以繁祉。”《周頌·載見》：“率見昭考，以孝以享，以介眉壽。”《魯頌·閟宫》：“萬有千歲，眉壽無有害。”又：“天錫公純嘏，眉壽保魯。”《商頌·烈祖》：“綏我眉壽，黃耇無疆。”《儀禮·士冠禮》：“眉壽萬年，永受胡福。”《少牢饋食禮》：“眉壽萬年，勿替引之。”

這些“眉壽”均出現在表達美好願望的祝嘏之辭中，其意義無疑就相當於長壽。[[2]](#endnote-2)《七月》毛傳：“眉壽，豪眉也。”孔疏：“人年老者，必有豪毛秀出者，故知眉謂豪眉也。”《南山有臺》毛傳：“眉壽，秀眉也。”《閟宫》“眉壽無有害”鄭箋：“眉壽，秀眉，亦壽徵。”毛、鄭均按“眉”字的本義來理解“眉壽”之“眉”，因爲長壽者往往有所謂“豪眉”、“秀眉”，眉毛可作長壽的表徵，所以稱長壽爲“眉壽”。這種解釋顯然很勉強，有望文生訓的嫌疑。《雝》鄭箋：“安助之以考壽。”《載見》鄭箋：“以助考壽之福。”《烈祖》鄭箋：“故安我以壽考之福。”在串講詩句時鄭玄以“考壽”或“壽考”來解釋“眉壽”，應該是著眼於詞的整體意義，而非以“考”釋“眉”。《士冠禮》鄭注：“古文眉作麋。”《少牢饋食禮》鄭注：“古文……眉爲微。”可知“眉壽”有作“麋壽”、“微壽”的異文。[[3]](#endnote-3)眉毛的“眉”假借寫作“麋”屢見於古書和秦漢文字，所以“麋壽”的寫法與“眉壽”其實並無二致，“微壽”的寫法卻是值得關注的異文，表明“眉壽”之“眉”單單從傳世文獻的字形出發就有作其他解釋的可能。

兩周金文中“眉壽”一詞十分常見，但“眉壽”之“眉”從未見用“眉”字，[[4]](#endnote-4)而是寫作義爲洗臉的“沬”的各種異體“”、“”、“湏”等，其原形作（追簋，西周中期）、（南宫乎鐘，西周晚期）、（應侯視工簋，西周中期）、（仲枏父鬲，西周中期）、（仲師父鼎，西周晚期）、（㝬叔㝬姬簋，西周晚期）、（薛侯盤，西周晚期）、（毳盤，西周晚期）、（魯大司徒子仲伯匜，春秋早期）、（毛叔盤，春秋早期）、（陳逆簋，戰國早期）等。字形繁簡不一，變化多端，如“皿”旁有正有倒，有加水有不加，有加雙手有不加，表示人臉的“頁”旁也有正有倒（上列仲枏父鬲和毳盤字形从倒“頁”）。[[5]](#endnote-5)這些金文用爲“眉壽”之“眉”的字形是“沬”的表意初文，[[6]](#endnote-6)《説文》“沬”的古文“湏”正同陳逆簋銘文的“眉壽”字，可爲確證；而見於《説文》的“釁”字不過是“”的訛體，古書中又有常見的變體作“亹”。[[7]](#endnote-7)這些文字關係早已經得到公認，無需贅述。

除了金文，楚簡中也已經出現“眉壽”一詞，但用作人名。清華簡《繫年》簡10—12：“（莊）公即殜（世），卲（昭）公即立（位），亓（其）大=（大夫）高之巨（渠）爾（彌）殺卲（昭）公而立亓（其）弟子壽。齊𡄉（襄）公會者侯于首（止），殺子壽。”簡文“”字原形作、，與金文字形一脈相承。《繫年》的“子壽”，《左傳》桓公十七年作“公子亹”，十八年作“子亹”，“壽”是其名，《左傳》乃省“壽”字。

古文字中“眉壽”字寫法的時代肯定比傳世古書要早，那麼傳世古書寫作眉毛之“眉”應該是後起的假借字，絶不可能是其本字，但是古文字中寫作“沬”的表意初文也不可能是本字，其表示的詞義仍然是其假借義。受到金文寫法的啟發影響，從清代以來不斷有學者對“眉壽”之“眉”的意義提出新見，沈培先生曾撰文對此做了相當全面的綜述。[[8]](#endnote-8)下面主要參考沈培先生的文章介紹比較有影響的幾家説法。

一、“眉”訓爲老

《方言》卷一：“眉，老也，東齊曰眉。”郭璞注：“言秀眉也。”又卷十二：“麋，老也。”郭璞注：“麋，猶眉也。”由此記載可知，漢代東齊方言有一個音同“眉”而義爲老的詞。郭璞注將它和“眉壽”聯繫起來，用毛傳所謂“秀眉”來解釋其詞源，當然是不可信的。雖然郭璞的解釋不可信，但“眉壽”的“眉”即《方言》訓爲老的“眉”，卻完全可能是事實。如此，“眉壽”爲同義並列結構，“眉壽”猶言“老壽”、“考壽”，再通順不過，因而鄭玄用“考壽”來解釋“眉壽”就顯得十分切合詞義。

最早對毛、鄭舊説提出異議的王引之正是據《方言》而訓“眉壽”之“眉”爲老。他在《經義述聞》卷二十二“楚史老字子斖”條説：“斖讀爲眉。《方言》曰：‘眉，老也。東齊曰眉。’《爾雅》曰：‘老，壽也。’眉訓爲老，老訓爲壽，則眉與壽同意，故古之頌禱者皆曰眉壽。凡經言‘以介眉壽’《豳風·七月》、‘遐不眉壽’《小雅·南山有臺》、‘綏我眉壽’《周頌·雝》、‘眉壽無有害’、‘眉壽保魯’《魯頌·閟宫》、‘眉壽萬年’《士冠禮》，眉亦壽也。眉壽，猶言‘耆壽’《文侯之命》、‘老壽’昭二十年《左傳》、‘壽耇’《召誥》耳。耆也，老也，耇也，眉也，皆壽也。而《詩傳》與《箋》皆以眉壽爲秀眉。《方言》注同。案：眉必秀而後爲壽徵，若但言眉，則少壯者皆有之，無以見其爲壽矣。《爾雅》曰：‘黃髮、兒齒、鮐背，壽也’，豈得徑省其文而曰髮壽、齒壽、背壽乎？説眉壽者，當據《方言》爲義，不得如毛、鄭所云也。眉字作斖者，古音微與文通，斖有門音，故轉爲眉，其字即釁字也。……作斖者，隸之變也。斖、釁同字，故亦同聲。……古鐘鼎文眉壽字亦多作釁，……皆借釁字爲眉字。”

王引之利用古音通轉理論溝通“亹”、“釁”與“眉”，克服了前人望文生訓的毛病，而且引用出土古文字材料爲證，這都是巨大的學術進步。但應該明白一點，對義爲老的｛眉｝這個詞而言，不管“眉”字還是“釁”字，都是假借字，不存在哪一個字是本字、哪一個是借字的問題。此外，“眉”和“亹”、“釁”屬於共時平面的音近通用關係，抑或歷時音變所致的文字通用關係，是一個有待探討的問題（詳下文）。

徐中舒在《金文嘏辭釋例》一文中説：“《方言》一：‘眉，老也，東齊曰眉。’此當指眉壽之眉，訓老蓋其本義。”[[9]](#endnote-9)與王引之説相同。裘錫圭先生在解釋金文“眉壽”時亦引《方言》之訓。[[10]](#endnote-10)

沈培先生不贊成王引之的講法，他説：“王氏指出舊説的缺點非常有力，但是他自己的説法也有明顯的缺點。他説‘耆也，老也，耇也，眉也，皆壽也’，這幾個詞當中‘耆’、‘老’、‘耇’、‘壽’，我們都可以看到單用的例子，但是卻從未看到‘眉’單獨表示‘老’的用例。如果説‘眉’有‘老’的意思，但是它只出現在‘眉壽’一詞中，這是不能讓人信服的。而且，看了‘眉’有‘老’的意思之後，肯定會有人追問，‘眉’爲什麼會有‘老’義呢？《方言·一》郭璞注説‘言秀眉也’，其實就是根據毛《傳》、鄭《箋》之説指明此詞得義的根據。如果是這樣的話，那就跟舊説沒有區別了。”[[11]](#endnote-11)沈培先生指出的“眉”缺少單獨的用例，確實是王説的一大缺陷，但這個缺陷恐怕不是致命性的。義爲老的“眉”雖然未見單獨使用的實例，但見載於《方言》，且指明爲東齊的一個方言詞，應該是當時的活語言，所以我們難以否認古代漢語曾經有這麼一個獨立的詞，而“眉”爲什麼有老義，這本來就是一個假問題。老義的“眉”不見單獨使用，或許是因爲它在通語中作爲獨立的詞早已經消失，只在古老的程式化的祝嘏之辭中作爲不自由語素得以保留。《詩·周南·樛木》的“福履”之“履”訓爲福（見毛傳、《爾雅》），傳世古書中亦未見單獨使用這個詞。

二、“眉”讀爲“徽”或“美”

李孝定《説“釁”與“沬”》一文據《周禮》鄭衆注“釁讀爲徽”，主張“釁壽”、“眉壽”之“釁”和“眉”讀爲“徽”，訓爲美。他説：“字篆變爲釁，鄭司農注《周禮》，三讀釁爲徽，釁有‘美也’、‘善也’之訓，則釁壽疑當讀爲徽，訓爲美，美善之壽猶言多壽、魯壽、永壽也。眉壽、麋壽、微壽之解並同。金文眉祿，猶言美祿也。《廣雅·釋詁》《方言》一並訓眉爲老，殆就眉壽一辭爲解，非朔誼也。”[[12]](#endnote-12)按《周禮·春官·鬯人》：“大喪之大渳，設斗，共其釁鬯。”鄭玄注：“釁尸以鬯酒，使之香美者。鄭司農云：釁讀爲徽。”又：“凡祭祀、面禳、釁，共其雞牲。”鄭玄注：“釁，釁廟之屬。釁廟以羊，門、夾室皆用雞。鄭司農云：釁讀爲徽。”《春官·天府》：“上春，釁寶鎮及寶器。”鄭玄注：“釁謂殺牲以血血之。鄭司農云：釁讀爲徽。”“釁鬯”指浴尸之鬯，此“釁”字是洗浴的意思，可能是洗臉義之引申（《春官·女巫》：“掌歲時祓除、釁浴。”“釁”、“浴”同義連言[[13]](#endnote-13)）。後兩個“釁”是《説文》所謂“血祭”的意思（和洗臉義也有聯繫）。這三處“釁”讀作美義的“徽”都完全講不通，鄭衆讀爲徽，應當只是注音，而非説明假借。“釁”字《廣韻》許覲切，上古音本來屬於文部（聲母是清鼻音\*m̥-），大概在鄭衆的方言裏音已經變入微部，所以他説讀爲徽（聲母也是清鼻音\*m̥-）。因此，鄭衆的釁讀爲徽不能證明上古文獻的“釁”可以讀爲“徽”。所謂“眉祿”，見戜者鼎銘文（《集成》2662），舊釋爲“眉”的字原形作，當改釋爲“𩠙（髮-祓）”，[[14]](#endnote-14)所以金文不存在猶言“美祿”的“眉祿”。李孝定謂《方言》及《廣雅》的“眉”訓爲老“殆就眉壽一辭爲解，非朔誼也”，似乎認爲訓老的“眉”乃“眉壽”的省略，實際上是否定了《方言》所載詞語的真實性，顯然缺乏足夠的證據。

李守奎先生直接讀“眉壽”之“眉”爲“美”，[[15]](#endnote-15)與讀爲“徽”沒有太大差別。但李守奎先生在文中又説：“眉壽即亹壽，亹不好訓爲勉，當訓爲美。”[[16]](#endnote-16)似乎又主張“眉壽”之“眉”當按古文字中作“亹”的寫法訓爲美（他認爲“亹”有美義），而不是破讀爲“美”。

三、“眉”讀爲“彌”

夏淥《“眉壽”釋義商榷》一文主張“眉壽”之“眉”讀爲終、滿義的“彌”。他説：“‘眉壽’，《儀禮· 士冠禮》作‘麋壽’，《少牢饋食禮》古文作‘微壽' 《漢禮器碑》‘永享牟壽’又作‘牟壽’，都同樣是同音假借。如果再上推到殷虚卜辭文例的‘湄日’……也作‘眉日’，…… 楊樹達《卜辭求義》：‘湄蓋假爲彌，彌日謂終日。’……彌，《周禮·春官·大祝》；‘彌祀社稷禱。’注：‘禰，猶徧也。’《王篇》：‘彌，徧也。’《詩·大雅·生民》：‘誕彌厥月。’傳：‘彌，終也。’《類篇》：‘彌，終也。’金文‘彌’也有類似文例：《蔡姞簋》：‘用祈丐眉壽綽綰，永命彌厥生，霝終。’《齊鎛》：‘用求考命彌生。’《叔便孫父簋》：[[17]](#endnote-17)‘綰綽眉壽，永命彌厥生，萬年無疆。’以上‘彌’，訓終、徧、滿，均可，但是‘彌’的本義，《説文解字》釋爲:‘弛弓也。’轉義爲安息、定止，《周禮·小祝》：‘彌烖兵。’所以，彌訓終、徧，也是通假的用法。瀰，《詩·邶風》：‘有瀰濟盈’正義：‘瀰，深水也，盈滿也。’疏云：‘今有人濟此盈滿之水，…… ’瀰漫周徧，由盈滿引申爲徧、全、終。所以彌、眉、湄、沬、麋、微、牟等訓終，皆爲瀰的通假字。《集韻》作瓕，滿也。《説文》濔，水滿也。[[18]](#endnote-18)同瀰。所以‘眉壽’即‘瀰壽’，是‘滿壽’、‘全壽’、‘終壽’的意思，和《詩經》‘誕彌厥月’的‘滿月’、‘終月’用法一致，也和卜辭的‘湄日’或‘眉日’一致。”[[19]](#endnote-19)按《詩經》的“有瀰”是形容水深水大的形容詞，亦作疊音形式的“瀰瀰”，並非一般意義的滿。《説文》：“濔，滿也。”《邶風·新臺》：“河水瀰瀰。”釋文：“瀰瀰，水盛也。《説文》：‘水滿也。’”則《説文》之“濔”即“瀰”之異體，亦非一般意義的滿。“瀰”和“濔”《廣韻》綿婢切，讀上聲，而訓終、遍的“彌”音武移切，讀平聲，兩者不同音，絶非同一個詞。因此，夏氏找出“瀰”這個本字既不正確也無必要，按他的理解，“眉壽”之“眉”讀爲文獻中通用的訓終、遍的“彌”即可。

魯實先説：“卜辭之湄日，《詩》之彌月、眉壽，皆镾之假借。蓋以古無镾字，故假湄、眉爲之，湄日、彌月謂終日、終月，眉壽義同長壽、永壽。”[[20]](#endnote-20)按《説文》：“镾，久長也。”字从長，顯然是替換“彌”的弓旁後所造的後起分化字，專門表示“彌”的久長義，但不見於古書，古書仍用“彌”字。《尚書·顧命》：“病日臻，既彌留。”僞孔傳用“久留”釋“彌留”。《逸周書·謚法》：“彌年壽考曰胡。……彌，久也。”《小爾雅·廣詁》：“彌，久也。”“彌”的久長義和終遍義有比較明顯的聯繫，應該是由終遍義引申出久長義，時間上終遍之後自然就久長了。“眉壽”讀爲“彌壽”，可與《逸周書·謚法》的“彌年”相比照，[[21]](#endnote-21)理解爲久壽、長壽，看起來確實比理解爲“終壽”、“滿壽”要直截了當。

上文提到的沈培先生的文章同意“眉壽”讀爲“彌壽”，他認爲夏氏和魯氏的説法其實沒有本質的差別，“彌壽”本來是動賓結構，與《詩經》的“彌厥月”，卜辭的“湄日”結構相同，即使把“彌”理解爲長久義，也不能看做修飾語。[[22]](#endnote-22)如果我們贊成“眉”讀爲“彌”的話，當然也可以同意這個觀點。

“眉壽”讀爲“彌壽”符合人們對“眉壽”詞義的一般理解（這一點優於“徽壽”、“美壽”），也有一些文字通假上的證據，因此得到不少學者的贊同，影響很大。但是，仔細考察分析金文中的字形辭例以及所涉各詞的語音關係，我認爲“眉壽”讀爲“彌壽”存在諸多扞格之處，實難信從。

首先，金文“眉壽”出現次數很多，“眉”全部寫作“沬”的表意初文，未見一例寫作“彌壽”，在金文已有確定的終遍義的“彌”字的前提下，這是很難作出合理解釋的現象。如果“眉壽”之“眉”確實讀爲“彌”，那麼至少應該有個別幾例寫作“彌”才是。在上引夏淥文提到的兩篇簋銘中，“眉壽”與“彌厥生”前後相連並見，而使用不同的兩個字，這完全可視作“眉壽”之“眉”讀“彌”的一條反證。沈培先生對此有解釋，他説：“很可能是因爲‘眉壽’已經凝固爲一個詞，而‘彌厥生’（包括‘彌生’）尚未成詞，當時的人感覺這兩種表述應該用不同的字來加以區別。”[[23]](#endnote-23)“眉壽”、“彌生”都是當時的成語，恐怕不會存在這種差別。

其次，金文中除了大量的“眉壽”外，還有少數“眉考”、“眉老”的表述：叔家父簠（《集成》4615）：“用（祈）（眉）考無彊（疆）。”杞伯每亡壺（《集成》9688）：“其萬年（眉）考。”此處“”字原形作，从皿从倒寫的“頁”。伯克壶（《集成》9725）：“克用匄（眉）老無彊（疆）。”“考”和“老”同義，“眉考”猶古書中常見的“壽考”。[[24]](#endnote-24)如果讀爲“彌考”，不管將“彌”理解爲終遍義還是長久義，都文理欠通，與“彌壽”、“彌生”、“彌年”的情況很不相同，這是因爲“壽”、“生”、“年”都可以作名詞講，指人的壽命，而“老”和老義的“考”不能作名詞講，也就不能作“彌”的賓語或被“彌”所修飾。

最後，“眉壽”之“眉”的上古音和“彌”並不密合，單純從語音上看讀爲“彌”也有很大障礙。金文中的“眉壽”之“眉”都寫作“沬”的表意初文，亦即“釁”、“亹”字，“沬”的上古音是物部，“釁”、“亹”的上古音是文部，而“彌”字一般歸入脂部，兩者的元音差別較大，難以相通。[[25]](#endnote-25)夏氏和魯氏文都引卜辭“湄日”讀爲“彌日”作爲旁證，似乎很直接，很有説服力，但他們忽視了“眉壽”之“眉”在古文字中並不寫作“眉”這個字，“眉”只是傳世文獻中的後起寫法，不一定反映上古讀音，所以卜辭的證據實際上是無效的。關於“眉壽”之“眉”的上古讀音，詳見下文。

以上簡單介紹和討論了關於“眉壽”之“眉”的三種主流意見，比較其優劣之後，本文得出的結論是，清代學者王引之的“眉”爲老義説最合理，缺點最小，可以信從。下面再稍作補充證明。

金文中“眉壽”雖然最常見，但也能看到若干“考壽”、“老壽”、“壽考”的説法，可以跟“眉壽”的辭例互相比勘。試看如下金文辭例對照：叔尸鐘（《集成278》）：“女（汝）考壽（萬）年，永𠍙（保）其身。”可比較夆叔盤（《集成》10163）：“其（眉）壽（萬）年，永𠍙（保）其身。”荊公孫敦（《銘圖》6070）：“老壽用之。”可比較曾孟諫盆（《集成》10332）：“其（眉）壽用之。”耳尊（《集成》6007）：“侯萬年壽考黃耉。”可比較曾伯文簋（《集成》4051）：“用易（賜）（眉）壽黃耉。”伯弘父盨（《銘圖》5638）：“其萬年壽考永寶。”可比較靜叔鼎（《集成》2537）：“其萬年（眉）壽永寶用。” “考壽”、“老壽”、“壽考”都是並列結構，那麼對於處在幾乎相同的辭例中的“眉壽”一詞，推測它也屬於並列結構，而非動賓或者偏正結構，應該是合乎情理的，“眉”所代表的詞便自然與“考”、“老”同義。不可否認，這是一條弱證。

申子氏大叔簠（《銘圖三》584、585，春秋早期）：“孟姜悡其眉壽（萬）年無彊（疆），子=（子子）孫=（孫孫）永保用之。”此處直接釋爲“眉”的字原形作，與金文中一般的寫法不同，分析其字形結構，顯係用老字頭替換“”的上部而形成的異體，也是專門爲“眉壽”之“眉”造的本字。這個專字比較有力地證明了“眉壽”之“眉”是義爲老的獨立的一個詞，沒有必要讀爲“彌”、“徽”、“美”等其他詞。

下面討論“眉壽”之“眉”的上古音及其演變。

首先必須假定一點，《詩經》《方言》等用“眉”字假借表示這個詞，雖然是晚起的，但應該準確記錄了這種寫法産生時代的讀音，即借用了一個同音字。“眉”字一般歸上古脂部。雖然從中古音看“眉”字既可以歸微部也可以歸脂部，但歸脂部的證據比較多。《詩·衛風·碩人》：“手如柔荑，膚如凝脂，領如蝤蠐，齒如瓠犀，螓首蛾眉。”“眉”與四個脂部字韻。甲骨文“麋”字从“眉”聲，而从米得聲的“麋”字也已經見於西周金文，[[26]](#endnote-26)“米”是確定的脂部字。又金文“履”字从“眉”聲，“履”也是確定的脂部字。甲骨文“湄日”、“眉日”讀“彌日”，“彌”也是脂部字。“眉”的中古音韻地位是明母脂韻重紐B類，其上古音可以構擬爲\*mri，這個讀音一直到中古都沒有太大變化（中古的介音可能已經變成ɣ）。那麼，“眉壽”之“眉”在某一個時期也讀\*mri。古文字中“眉壽”之“眉”用物部去聲字“沬”\*m̥uuts（微物文部唇音字的主元音寫作u或ə皆可，難以區分爲兩類，本文統一寫作u）的初文“”來記錄，“”即“釁”字和“亹”字，“釁”（許覲切）的上古音是\*m̥runs，“亹”字有莫奔、無匪二切，上古音分別是\*muun和\*munʔ。“亹”字的無匪切一讀仍是文部，不能歸入上古微部，即歷史上發生了\*-un>\*-uj的不規則音變，這個音變涉及的字還有“揮”、“煇（輝）”、“翬”等。義爲肉羹的“膹”字从“賁”聲，應歸文部，但《廣韻》也有浮鬼切的異讀（另外一讀是房吻切，屬於正常演變的讀音）。《詩·邶風·新臺》：“新臺有洒，河水浼浼。燕婉之求，籧篨不殄。”“浼”字《廣韻》武罪切，但從押韻和諧聲來看，“浼”也是文部字，此字《説文》字形作“潣”。無匪切的“亹”常見的用法是疊音詞“亹亹”，義爲勤勉貌，如：《詩·大雅·文王》：“亹亹文王，令聞不已。”《崧高》：“亹亹申伯，王纘之事。”清華簡《周公之琴舞》簡7：“文=亓（其）又（有）（家）”，“文文”讀“亹亹”。[[27]](#endnote-27)

古文字中的寫法，證明“眉壽”之“眉”的上古音不是脂部，而是文部。爲什麼不會是物部，因爲物部的讀音不可能演變成\*mri。還有一條重要的理由是，“眉壽”是並列結構，並列結構的兩個音節的先後次序往往和聲調相關，通常平聲在前，非平聲在後，如“輕重”、“恭敬”、“圭璧”、“臣僕”、“賓客”、“憂患”等等，[[28]](#endnote-28)這也是金文中“眉壽”出現如此頻繁而無一例作“壽眉”的重要原因，不像“考壽”、“壽考”都有出現，因爲兩字都是上聲字。因此，“眉壽”之“眉”不大可能是-t韻尾或-ts韻尾的讀音，而應該是文部的平聲，即讀\*mrun。\*mrun這個讀音即武巾切的“旻”的上古音，如果規則演變的話，“眉壽”之“眉”就和“旻”是同音字。變成\*mri，即讀同眉毛之“眉”，只能解釋爲發生了如上舉“亹”等字發生的\*-un>\*-uj的音變，即\*mrun>\*mruj，先變爲微部讀音（《儀禮》古文本寫作“微壽”，大概就是這一步音變的反映），再發生\*mruj>\*mri的音變，這步音變是必然的規則音變，如武悲切的“薇”、無鄙切的“美”都發生了這項音變，即所有的帶r介音的\*-ruj韻全部演變爲\*-ri。當然，“薇”、“美”等字是微部字的規則演變，而“眉壽”之“眉”是文部字先不規則地變入微部之後又與微部字同步規則演變。文部字分兩步音變最終變入\*-ri韻的還有一個“𡍦”字。《説文》：“𡍦，土也。洛陽有大𡍦里。”“𡍦”字从“軍”聲，當歸入文部，《廣韻》有户昆切的音讀，即文部之音，但另有至韻丘愧切的異讀，應該是發生了兩步音變\*khruns>\*khrujs>\*khwris的結果，第一步是不規則音變，第二步是規則音變。“𡍦”字的例子可爲“眉壽”之“眉”語音演變過程的佐證。

上述音變發生的時代應該是西漢。第一步不規則音變，如“煇”字，《詩·小雅·庭燎》“夜鄉晨，庭燎有煇”中“煇”與“晨”押文部，但西漢時“煇”字已經轉入脂微部。[[29]](#endnote-29)羅常培、周祖謨認爲兩漢時脂部和微部合爲一部，[[30]](#endnote-30)那麼上述音變的第二步在西漢時代也已經發生。“眉壽”之“眉”從古文字中的寫法變成眉毛之“眉”字，其時代難以從出土文獻中尋覓到什麼綫索，但根據傳世文獻，估計也在西漢時代，與音變的時代是相合的。

東漢禮器碑“天與厥福，永享牟壽”的“牟壽”，一般認爲就是“眉壽”。但“牟”\*mu不能直接讀爲“眉”\*mrun或\*mri。“牟”、“壽”\*duʔ都是幽部字，有可能“眉壽”一詞的前一個音節\*mrun或\*mri在後一個音節\*duʔ的同化下變成了主元音相同的\*mru，所以用“牟”字來記錄。

1. \* 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冷門“絶學”和國別史等研究專項“基於古文字諧聲假借的漢語上古音研究”（批准號：19VJX115）和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學術團隊項目“中國出土典籍的分類整理與綜合研究”（批准號：20VJXT018）的階段性成果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高亨《詩經今注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7年，第253頁）直接用“長壽”來注“眉壽”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“麋壽”又見於東漢北海相景君碑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眉𠼡鼎（《集成》1989）：“眉𠼡乍（作）彝。”用眉毛之“眉”字，但“眉𠼡”爲人名，意義難以確定，一般釋讀爲“眉壽”，不可信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對這些字形的結構分析參看李守奎：《系統釋字與古文字中的“眉壽”之“眉”》，黃德寬、劉紀獻主編：《第八屆中國文字發展論壇論文集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2022年，第71—7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郭沫若：《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》，《郭沫若全集考古編》第八卷，科學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152頁；《金文叢考》，《郭沫若全集考古編》第五卷，科學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218頁。引見周法高主編：《金文詁林》，香港中文大學，1975年，第2172—2173頁。但金文中此字讀“沬”的例子極少，大概僅見於囂伯盤（《集成》10149）。金文用作“沬”的通常是“𩒳”字，這是“沬”的另一個異體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參看裘錫圭：《戎生編鐘銘文考釋》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》，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11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沈培：《釋甲骨文、金文與傳世典籍中跟“眉壽”的“眉”相關的字詞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：《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：紀念譚樸森先生逝世兩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。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徐中舒：《金文嘏辭釋例》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六本第一分，商務印書館，1936年，第1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9)
10. 裘錫圭：《戎生編鐘銘文考釋》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》，第11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0)
11. 沈培：《釋甲骨文、金文與傳世典籍中跟“眉壽”的“眉”相關的字詞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：《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：紀念譚樸森先生逝世兩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第2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1)
12. 引見周法高主編：《金文詁林》，第219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2)
13. 鄭玄注：“釁浴，謂以香薰草藥沐浴。”蓋讀“釁”爲“薰”（孫詒讓著、汪少華整理：《周禮正義》，中華書局，2015年，第2496頁），不可信。 [↑](#endnote-ref-13)
14. 第三版《金文編》仍釋爲“眉”（容庚：《金文編》，科學出版社，1959年，第187頁），第四版《金文編》已改釋爲“髮”（容庚編著、張振林、馬國權摹補：《金文編》，中華書局，1985年，第649頁）。 [↑](#endnote-ref-14)
15. 李守奎：《系統釋字與古文字中的“眉壽”之“眉”》，黃德寬、劉紀獻主編：《第八屆中國文字發展論壇論文集》，第8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5)
16. 同上注。 [↑](#endnote-ref-16)
17. 《集成》4108。所謂“便孫”原形作，不識。 [↑](#endnote-ref-17)
18. 按今本《説文》：“濔，滿也。” 段玉裁注本改作：“濔，水滿也。” [↑](#endnote-ref-18)
19. 夏淥：《“眉壽”釋義商榷》，《中國語文》，1984年第4期。 [↑](#endnote-ref-19)
20. 引見季旭昇：《詩經古義新證》（增訂版）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5年，第23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0)
21. 年，義爲年壽。 [↑](#endnote-ref-21)
22. 沈培：《釋甲骨文、金文與傳世典籍中跟“眉壽”的“眉”相關的字詞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：《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：紀念譚樸森先生逝世兩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第26頁。沈培先生認爲還有另外一種可能，即“眉壽”本來就存在兩種理解，是動賓結構還是偏正結構，要根據具體語言環境決定。見同頁注18。 [↑](#endnote-ref-22)
23. 同上注，第26—2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3)
24. 如《儀禮·士冠禮》：“承天之休，壽考不忘。”《小雅·楚茨》：“神嗜飲食，使君壽考。”《信南山》：“曾孫壽考，受天之祜。” [↑](#endnote-ref-24)
25. 清華簡《五紀》簡117：“大𥁰（明）巨”的“”，整理者括讀爲“彌”（黃德寬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》（拾壹），中西書局，2021年，第129頁）。此句文義不明，讀爲“彌”不可信。 [↑](#endnote-ref-25)
26. 董蓮池：《新金文編》，作家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139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6)
27. 陳致：《清華簡<周公之琴舞>中“文文其有家”試解》，《出土文獻》第三輯，中西書局，2012年。 [↑](#endnote-ref-27)
28. 參看丁邦新：《<論語><孟子><詩經>中並列成分之間的聲調關係》，原載《“中央研究院”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47本第1分，1975年；收入氏著：《中國語言學文集》，中華書局，2008年，第299—35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8)
29. 羅常培、周祖謨：《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》，中華書局，2007年，第163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9)
30. 同上注，第28—3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0)